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93/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3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九七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歷代相臣傳一百六十八卷(二)

〔明〕魏顯國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鄧以誥等刻本

.....一

儒林全傳二十卷

〔明〕魏顯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八七

歷代守令傳二十四卷

〔明〕魏顯國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鄧以誥等刻本

.....三六五

忠節錄六卷首一卷

〔明〕張朝瑞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七一

吳中人物志十三卷

〔明〕張杲撰 張獻翼論贊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張鳳翼等刻本

.....六五八

歷代相臣傳一百六十八卷

(二)

〔明〕魏顯國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

鄧以誥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相臣

傳一百六十八卷》提要

宋相臣傳卷之十三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負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輩携以示歐陽脩脩為延譽登進士上第食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行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于朝用為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五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云後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脩起居注疏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鷄其儔求之不與恃與之肥慨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死安石駭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

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
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以
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焚士不知名於中
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
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
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安石之說
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
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熙寧
元年造朝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二年拜參
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但知經術不曉
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問卿施設何
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
直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乃令其黨
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
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
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
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敗為均
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提貴就賤用近易遠
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常以便宜為保甲之法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山錢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
者一槩輸錢謂之助役市場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
貲出息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
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
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
東西南北若干一步為一方歲計量其地驗其肥瘠
定其色號分五等以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
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
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
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經
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
重天下騷然御史中丞呂誨論其過失十事帝為出
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
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
安石抗章自辨帝為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
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帝言中外臣僚朋比之情
且曰陛下欲以先王正遺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
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分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
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帝以為然安石與光素厚光
三詣書勸之安石不樂光遂求去公著雖為所引亦

以議不合出頴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顥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陳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李定以附新法用驟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並坐定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蘇轍以阻青苗黜茲復欲罪其兄軾遂解館職明年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因維辭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脩安石曰脩附韓琦以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弼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闕其奏出彥博守魏靈臺即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諫英州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免湯所不免監安上門鄭俠獻流民圖曰旱由安石竄嶺南前後生新法廢熟者不能悉數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

部侍郎起九轉為吏部尚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曹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為叅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惠卿勸帝乞雱辭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復風鄧綰論惠卿雱為害利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求言安石率同列疏言天道遠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矯令罔上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問雱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縮過遂與亨甫皆得罪其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不堪請益力帝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元豐三

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煥特進改封荆哲宗
立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
配享神宗崇寧中配食孔廟列顏孟之次追封舒王
楊時言於欽宗降從祀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
理宗復停孔廟從祀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頒之號
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
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王司純用取士士莫得
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不列於學
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
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
賢而吳奎張方平李師中唐介鮮于侁蘇洵獨深惡
之洵作辨姦論謂王衍廬祀合為一人安石強使自
信執意不回匪直新法為然其主開邊疏河之議及
割河東地畀遼人還僂祖於祧廟定殺傷賊等律在
廷咸不能奪理宗以安石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
恤祖宗不足法為萬世罪人云

按荆公以文章節行高天下宋人多以名臣許之
愚嘗即列傳考之矣游其門入其幕者呂惠卿蔡
確崔公度崔台符諸人皆勢利之交腹劍之流荆
公屋上論心視為肺腑肝學如明道才如子瞻望如

司馬溫公皆削跡謝絕其於忠佞之辨何如哉比
於匪人反以自敗觀其投老鍾山詩切齒於惠卿
者又可原矣矧如保甲保馬至今行之無弊青苗
助役晚近亦時做焉論者謂其項項以為奉行非
人則可槩以為獎政毋乃過與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歷臨
明殿學士知鄭州精吏事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
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賊盜
殆從者之偷耳索之果然入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擢給事中兼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
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公亮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
宗末年與琦等共定建儲議神宗立累封魯國公以
老避位熙寧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
使集禧觀使起判永興軍還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
帝臨哭贈太師中書令謚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御篆
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公亮並重沉密平
居謹繩墨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常以方張安世
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為子孫計一

切聽其所為而外若不與之者常遣子孝寬奉其饋
至上前畧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之引
擢孝寬至樞密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對曰
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從子孝廣孝諱

吳充

吳充字冲卿建州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
第調穀縣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
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饗
充作六箴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
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歐陽脩用譏貶充
中故得復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忤執政意出知高郵
軍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
所在會入覲語王宮教授時事嘉重之尋權監鐵副
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
卿久矣遂同知諫院王安石叅知政事充子安特具
婿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權三司使為翰林學士三
拜樞密副使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雖與安石連
姻而心不善其所為數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
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脩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

送于朝

、雲語

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
告語與之書曰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
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
益薪鼓橐也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
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特及親戚官屬
拷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數
為所詘既數遭同列困縲素病癰積憂畏疾益侵
元豐三年三月與歸第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
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充內行
脩飭事兄甚謹為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
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遺戒勿以私事
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譏充知其不可而弗能退也

王珪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弱歲奇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
科歷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
作詔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
久矣果出自聖慈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
而草詔歐陽修嘆曰真學士也英宗立追崇濮王珪
與侍從禮官合議其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
下以為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仁宗即位遷

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為久次嘗因展事
 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 熙寧三年拜叅知
 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
 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
 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為右僕
 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
 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
 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
 可保也珪喜謝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師虞使
 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
 宋相臣傳 卷之十三 十一 王
 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
 珪啟之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為太子
 是為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岐國公未幾卒年六
 十七贈太師謚曰文珪為文門修璫麗朝廷大典策
 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
 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吉相公以其上殿
 進呈云取聖旨訖云領聖旨退云已得聖旨也紹聖
 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顧命事
 以為兩府大臣議請建儲建儲語李清臣云他自家
 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

欲立雍王遣其故兄士充傳語禁中珪遂得罪追貶
 萬安軍司戶叅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後
 奪贈諡政和申又復之季父罕從兄琪
 論曰熙寧初韓琦罷相富弼亦不久於位而曾公
 亮王安石吳元王珪相繼秉政亮疾琦專任薦安
 石以間之及安石被眷更法度一切依阿為子孫
 計充雖不能引退而心不善安石所為乞召還司
 馬光薦程顥諸人斯亦可取矣若珪惟務順旨固
 位聽蔡確阻司馬光至啟兵端何誤國之甚也
 宋相臣傳 卷之十三 十一 王

宋相臣傳卷之十四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確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察軍以貽問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王安石鄧綰交薦歷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為郭達所劾詔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詔既而知神宗厭安石即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詔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熱之代為知制誥

宋相臣傳

卷之十四

上

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確名為次相實額大政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為永貽山陵使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摯之言確有十當去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年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第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和謀謂珪實懷異意已擁護故不得逞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為往來造言識者以為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譏訕其用却處厚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實於是張燾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其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遂連責吳州別駕新州安置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

宋相臣傳

宋相臣傳

卷之十四

下

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勅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加贈太師謚忠懷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諸子諸壻皆權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群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使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

呂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璣明習吏事為漳浦令歷官開封府司錄鞠中人史志聰獄吏多為之地璣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第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帝從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咨之凡所建議章奏皆其筆權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君子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懷不聞世務惠卿為之謀主

呂惠卿

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待讀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雲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技壓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政事弟升卿無學術引為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椹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卿快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致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等論之出知陳州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太學士知太原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去陝西之師

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帝曰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宜且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和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惠卿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種根傲誕惠卿指縱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塗汙公卿安石於惠卿有郊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及勢力相軋化為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大晟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繼未正典刑猶當校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為大惡連謫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天下傳頌稱快為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以案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內曾布有宿憾徙為杭州而用范純幹師延治其上增固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事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妖人張懷素事連其子淵

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初安石退處金陵往往為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妻勅而出再舉甲科調高洛令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為湖南北察訪使累權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又為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坐事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可更後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惇憤志爭辨蓋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觀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熱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意首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符卽於是專以緒述爲國是凡元祐町革一切復之
引蔡下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恩上官均
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人之臣無
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試宣仁后又謀發司馬
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惟請編類元
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乳媼事又以文
及甫誣書導蔡涓使告劉摯桀熹逆謀起文館獄事
又議遣呂升卿董必葵訪嶺南畫殺流人哲宗曰朕
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
千餘人或至三四請使天下究之惇用邢恕爲御史
中丞共誣宣仁后遂遣貶司馬光王珪又欲追廢宣
仁后自皇太后大妃嘗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明
日惇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
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中官
和隨勸哲宗起掖庭秘徽廢之後哲宗悔曰章惇壞
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達劉賢妃於中宮
旣而肆開邊隙復棄青磨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
請詔禁民間妄語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無
子惇有異議徽宗立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
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渾

州安置右正言任伯兩論其欲追廢宣仁又貶雷州
 司戶察軍初蘇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
 以為強奪民居下州寃治以僦券甚明遂已至是惇
 問舍其人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
 也徙六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竊凶稔惡不肯以官
 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
 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
 也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惇語陳瓘
 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
 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
 五年高宗間任伯兩草疏手詔貶惇昭化軍節度副
 使子孫不得仕於朝海內稱快其家猶為辨誣論見
 者哂之

曾布

曾布字子宣學於兄肇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
 安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
 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
 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
 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
 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發正項官之臣思大有

韓忠彥

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
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
而末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布欲以堅帝意使事任
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
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疏論新法之害
帝頗悟布遂為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熙寧七
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培克非市易本
意下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
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後累授
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論令增損役法布
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
可為元祐初出知太原府歷數州紹聖初復自翰林
連權知樞密院事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稱美與引
共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力贊紹述
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鵠廢無虛日布多陰擠之
掖庭詔獄付執政擬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
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
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
瓘張庭堅等乞復司馬光呂光者贈謚勿饒墓小碑
布以為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

韓忠彥

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意傾惇也哲宗
崩徽宗未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既即
位曾布曰今上長君皇太后豈可垂簾聽政請如慈
聖故事力與蔡卞爭有旨如布議惇以異議得罪罷
拜韓忠彥左僕射布右僕射忠彥彥柔懦事多決於布
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教以大公
至正消釋朋黨乃敗元建中靖國和正雜用忠彥遂
罷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復敗元崇寧召蔡京為
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
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佑甫子布
壻也布爭辨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曾布上前安得失
禮徽宗於是不悅布御史遂攻之罷布知潤州京積
憾未已加布贓賄令開封呂嘉問捕布諸子鐵鍊訊
鞠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
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舉官失當及
奏湟州連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人
大提舉崇福宮大觀初卒于潤州後贈觀文殿大學
士謚文肅
按紹述之說始于楊畏那恕成于曾布極于三蔡
二惇或曰呂大防有過焉楊畏之劾劉摯大防主

之也蓋小人厚貌深情伺人間隙是故和衷者治之象也睽離者禍之徵也溫公入相蔡京以奉法用呂大防秉國遷楊畏為侍郎豈皆為小人可惡者哉蓋君子如松栢小人如蕭艾隨時變化與世推移其所謂三變者與

宋相臣傳卷之十五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棄乳不仕富平府君始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抗詭晉六州以正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世名臣先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兄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傳誦其事員木為枕讀書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實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不喜華靡開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替其一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光而奇之及為樞密副使薦光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奏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允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縷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縷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

和進三
其說

宋相臣傳
卷之十五

富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脩日
曆改集賢校理罷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
事光感籍知已為盡力時趙亢旱河東貧甚官苦
貴羅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地皆故漢
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稍蠶食其
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光按視光為畫五策宜
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
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七里無虜矣募
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五十年能耕窟野
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眾官雖無所得而籍自賤可
以漸紓河東之民籍多如光言而兵官思勇且任
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
之議者歸罪於籍籍節度使知青州光守關三上書
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以自咎
籍既沒并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
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
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
其偽不可知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
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同奏賦以諷進三劄
子其一論君德其一論治道其三論棟兵又進五規

宋相臣傳
卷之十五

直執事
賀日

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
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
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
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
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
災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
院蘇轍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
就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
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
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
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
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
不進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豫國嗣未
立人不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為并州通判
聞而繼之疏三上再遣書勸鎮以死爭之至是復奏
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
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
夜出半寸紙以某人為副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
敢不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充國公主下嫁李瑋
以驕恣聞光上疏太宗時嫌坦為克王珣善有過必